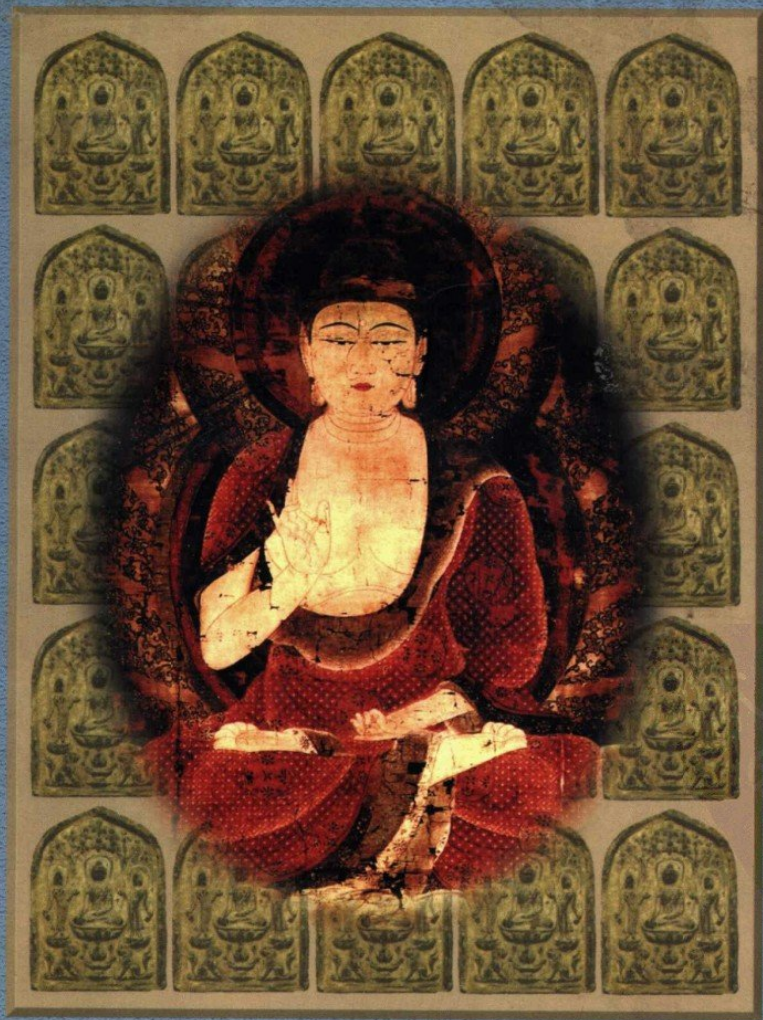


弘学 编著

部派佛教

佛学小丛书



巴蜀书社

部派佛教

弘学

编著



责任编辑：侯跃生

封面设计：文小牛

部派佛教

弘 学编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 (028) 6656816

发行科电话 (028) 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成都神仙树南郊村工业小区 (028) 5183822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字数 160 千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80523-468-X/B·55

定价：1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前 言

这本小册子名为《部派佛教》，是接着拙著《人间佛陀与原始佛教》而向读者介绍小乘佛教。原始佛教是指佛陀住世时期至人灭后一百余年间的佛教；而部派佛教是指佛人灭后一百余年至大乘佛教兴起时代的佛教。因这时期佛教分裂为十八部派或二十部派，注重论议，故又称为阿毗达磨佛教。原始佛教与部派佛教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呢？大约有以下三点：

一、论究的方法不同：原始佛教时，尤其是佛陀的说法作风，较部派佛教宽容，并不严密要求弟子墨守教条，或者知识的传授，只要能注意导向转迷开悟，就达到了教学的目的。而部派佛教就不同了，其对每一个问题，均给予严格的分类与定义，进而究明其关连与性质。换言之，部派佛教以“分别说”为最大的特征。

二、思想内容不同：在原始佛教时代，对法（问题）的思维态度，无不附以价值观，即这问题是否对理想（灭谛）的实践有帮助，如果没有，都要舍弃而不顾，绝不追究。这可从拙著《佛学概论》和《人间佛陀与原始佛教》中的《佛陀的宗教态度》一

节中得知。部派佛教则又不同了，他们虽然也以灭谛为最高理想，是解脱的目标，但涉及其他的问题，则往往穷根究底，故而又有诸多的争论而引成各部派独自的思想为特征。

三、观点不同：原始佛教对万有的观法，将其焦点置于心，而由心出发，论究一切的缘起，而部派佛教则较编重于外在事实。

根据上述三点，用编纂的手法，将印顺大师、木村泰贤、演培法师等的著述摘缀融贯成讲义，而作为笔者任空林佛学院印度佛教史课时的讲稿，此次补添了一些内容，编辑成《部派佛教》一书，并将笔者对我国云南傣族地区的上座部佛教进行考查后所写的《云南上座部佛教考察报告》一文作为附录，奉献给读者。

弘 学

一九九八年岁末

作者简介

弘学，重庆南岸人氏，1938年生。不吃“皇粮”的佛教学者，瑜伽菩萨戒居士。1957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藏语文专业，受教于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吴泽霖先生和他的夫人马时芳先生；问学于梁在农（智慧法师）先生和密悟格西；是佛学家正果法师的正信皈依弟子。从50年代起研习佛教典籍，对汉藏佛学和儒学都有相当的造诣。曾执教于空林佛学院、宝光佛学院和四川省佛学院。著述甚丰，公开出版有《佛学概论》、《藏传佛教》、《人间佛陀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净土探微》、《佛典入门》、《佛教图像说》等，并有其他多种著述内部流通，发表论文若干。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原始佛教分派的必然性	(1)
第一节 佛陀的上座弟子及其性格	(1)
第二节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7)
第三节 佛陀的预言及分裂之价值	(12)
第二章 佛教分派的经过	(16)
第一节 微细戒的分歧	(16)
第二节 大天五事与佛教根本分裂	(21)
第三节 阿育王与佛教	(26)
第四节 枝末分裂	(32)
第三章 部派佛教的主要思想及其差异	(47)
第一节 佛陀观与菩萨观	(47)
第二节 对世界的分析和论证	(57)
第三节 部派佛教的无为观	(74)
第四节 业力说	(90)
第五节 轮回说	(100)

第六节 修道论·····	(115)
第七节 解脱说·····	(126)
第四章 部派佛教与阿毗达磨·····	(133)
第一节 阿毗达磨概述·····	(133)
第二节 南传上座部阿毗达磨论典·····	(141)
第三节 北传有部阿毗达磨论典·····	(147)
第五章 佛教的第四次结集·····	(154)
第一节 迦腻色迦王与佛教·····	(154)
第二节 佛教的第四次结集·····	(160)
第三节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的内容及传译·····	(166)
第六章 《俱舍论》与《成实论》·····	(174)
第一节 世亲菩萨与《阿毗达磨俱舍论》·····	(174)
第二节 《俱舍论》的反对者及其新有部说·····	(181)
第三节 经部譬喻师与《成实论》·····	(188)
第七章 大乘佛教的兴起及南传上座部佛教·····	(194)
第一节 菩萨团及早期的大乘佛教·····	(194)
第二节 南传上座部佛教·····	(198)
附 云南上座部佛教考察报告·····	(202)

第一章 原始佛教分派的必然性

第一节 佛陀的上座弟子及其性格

释迦牟尼住世的时候，佛教的僧团，过着和合融洽的日子，众弟子在佛陀伟大人格的感召下，虽有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很快就风消云散，雨后天晴，又沐浴在“六和敬”的阳光之中。仅管如此，然而由于大弟子们的个性和习惯有所不同，对佛陀教法的理解及行持亦各有偏重，自然地形成了以上座大弟子们各自特长为中心的群体。

人类的个性和习惯，是绝对不同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一次佛陀说法完毕之后，上座弟子们和众比丘各自出去，东一群西一堆，或论道或经行，佛陀看见之后，很高兴地问阿难：“你看那一边的是什么人？”阿难回答说：“那边是以大迦叶为首的一群，他们常在一道的。”佛陀又问：“再看这边的一群，又是些什么人呢？”阿难老实的回答：“这是以优波离为首的一群，他们也是经常在一起的。”如此的一问一答，有数次之多。

佛陀还向阿难进一步提问：“你看他们一群一群的走在一起，结合得那么自然，谁也没有为他们安排，你说这是什么道理呢？”

阿难不明其中的底蕴，佛陀给阿难讲解说：“以大迦叶为首的一群，都是修头陀行的，凡是乐于修头陀行的人，都喜欢围绕在大迦叶的左右；在优波离为首的那一群，都是严持戒律的，凡戒律清净的，都喜欢和优波离在一起；以迦旃延为首的一群，都是精于议论的，凡是对议论有兴趣的，都愿意接近迦旃延；以目犍连为首的一群，必然都是有大神通的，所以他们也常常结合在一起。”佛陀又问阿难：“平常跟你在一起的，是些什么人呢？”阿难说：“跟我来往的比丘，大家都喜欢听闻佛法，只要有佛法听，他们总是愿听欲闻。”

在《杂阿含经》卷十六第 447 经里，释迦牟尼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曾对诸比丘说：

“众生常与界俱，与界和合。云何与界俱？谓众生不善心时与不善界俱，善心时与善心界俱，鄙心时与鄙心界俱，胜心时与胜心界俱。

“时，尊者侨陈如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上座多闻大德，出家已久，具修梵行。

“复有尊者大迦叶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欲知足，头陀苦行，不畜遗余。

“尊者舍利弗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大智辩才。

“时，尊者大目犍连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神通大力。

“时，阿那律陀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天眼明彻。

“时，尊者二十亿耳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勇猛精进，专勤修行者。

“时，尊者陀驪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能为大众修供具者。

“时，尊者优波离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通达律行。

“时，尊者富楼那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皆是辩才善说法者。

“时，尊者迦旃延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能分别诸经，善说法相。

“时，尊者阿难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多闻总持。

“时，尊者罗睺罗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善持律行。

“时，提婆达多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习众恶行。是名比丘常与界俱，与界和合。是故，诸比丘！当善分别种种诸界。”

佛陀于此共列举了十三位弟子，其中，罗睺罗是佛陀的儿子，是舍利弗的徒弟；二十亿耳是位音乐家，是迦旃延的徒弟。在佛陀的僧团里，由此而有师承的关系。研究一个人的学说来源，师承关系是很重要的。学说思想，特别是佛法思想，确是多种多样的，常说八万四千法门，而且每一个不同思想流派，都与其老师的见解有关，只要知道了师承的关系，也就可以知道其思想来源。所以《增一阿含经》卷四九《放牛品》四九之三中记载了释迦牟尼在祇树给孤独园中见舍利弗、目犍连、大迦叶、阿那律、离越、迦旃延、满愿子、优波离、须菩提、阿难、罗睺罗等，及提婆达多各各将众比丘自相娱乐时，告诉诸比丘：“人根情性各各相似，善者与善共并，恶者与恶共并，犹如乳与乳相应，酥与酥相应；粪与屎、溺各自相应。此亦如是，众生根源所

行法则各自相应；善者与善相应，恶者与恶相应。汝等颇见舍利弗比丘将诸比丘经行乎？”这些，已经说明原始佛教僧团里，存在着自然的分系或者分派。

释迦牟尼到了晚年，如阿难所说：“世尊今肤色不复明净，手足驰缓，身体前倾。”腰酸背痛，不时需要休息。佛教的僧团，事实上有赖于上座弟子们的助理。奉佛陀的命令或为众说法，或去执行某项任务，从经律典籍的记载上来看，主要是阿那律、阿难、舍利弗、目犍连。阿那律虽然天眼第一，然而肉眼有病，不可能承担过多的弘法任务，所以教团的工作，可以说是内靠阿难，外有舍利弗和目犍连的助理。阿难重于内务，而一般的教化，游行摄导，都是舍利弗和目犍连。《五分律》中说：“舍利子比丘，能以正见为导御也。目犍连比丘，能令立于最上真际，谓究竟漏尽。舍利子比丘，生诸梵行，犹如生母。目犍连比丘，长养诸梵行，犹如养母。是以诸梵行者，应奉事供养恭敬。”释迦牟尼将舍利弗与目犍连赞喻为生母与养母，可见对他二人的器重，所以经典中经常可以看到：“若彼方有舍利弗住者，于彼方我则无事。”有了舍利弗，释迦牟尼就可以无事（放心）；没有他，又非自己来处理弘化各方的教务，可见二人在僧团中的地位。

舍利弗和目犍连在出家以前，就是好朋友，而且自幼至终未曾相离。不过，他们二人的性格，是迥然不同的。舍利弗头脑明晰，闻一知十，才明睿智，常代佛陀说法。据《杂阿含经》卷十八第499经记载，舍利弗在耆闍崛山中时，有提婆达多的弟子月子比丘来见，舍利弗问月子比丘言：“提婆达多云何说法？”月子比丘语尊者舍利弗言：“彼提婆达多如是说法言：‘比丘修心，是比丘能自记说：我已离欲，解脱五欲功德。’”舍利弗语月子比丘

言：“汝提婆达多何以不说法言：‘比丘心法善修心，离欲心，离嗔恚心，离愚痴心，得无贪法、无恚法、无痴法，不转还欲有、色有、无色有法，彼比丘能自记说言：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耶？”月子比丘言：“彼不能也。尊者舍利弗！”尔时，尊者舍利弗语月子比丘言：“若有比丘心法善修心者，能离贪欲心，嗔恚、愚痴心，得无贪法，无恚无痴法，是比丘能自记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同样是修心，但彼此的着重不同，也就不免成为不同的派别。

目键连性格豪爽高贵，而且比较急躁。据说有一次佛陀正欲说法时，很久不开口，他又怪又急，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于是环顾四众，发现六群比丘中之马师与满宿二人正在憩睡。目键连前去将二人的手腕抓起，硬把他们强拉出去，并且关上了大门。目键连神通第一，在有厄难发生的时候，总爱用偏向于理想生活的神通力去解救。然而，神通力并不能解救业力的厄运，他在弘法的途中，于禅静中被裸形梵志掷石打死。舍利弗亦因此悲伤而入涅槃，真可谓是生死之交了。他二人涅槃后，据《杂阿含经》卷二十四第 639 经记载说，佛陀在摩偷罗国跋陀罗河侧伞盖庵罗树林中，月十五日布萨时，感慨地说：“我观大众，见已虚空，以舍利弗、大目键连涅槃故。我声闻唯此二人善能说法，教诫、教授，辩说满足。”

大迦叶是持律严谨而修头陀行的尊者。头陀行就是苦行，印度恒河流域的苦行精神特别发达。与佛陀同时或许早一点的尼乾子，创立耆那教，特重苦行，一直到现在，印度还有不少的耆那教徒。释迦牟尼出家修学，也曾苦行了六年。在当时，苦行是相当风行的，如《五分律》卷二十五说：“此摩竭、鸯伽二国人，

皆信乐苦行。”头陀行的内容有十二种，却以乞食为中心，古印度对出家的沙门托钵非常尊敬，认为是一种种福田的行为，大迦叶为佛教僧团中这一行为的模范。然而，大迦叶对布教和说法并不热心。据说有一次他和阿难去了比丘尼教团，这对大迦叶来说，是破天荒的，因此请他开示。可能他讲得不怎么好，当然不如阿难。阿难因为帮助尼团的成立，比丘尼都喜欢他，所以佛陀亦常派阿难去尼团教化。当大迦叶说法完毕后，受到了吐罗难陀比丘尼的批评。这是一位敏捷而调皮的捣蛋分子，讥笑大迦叶是个“贩针儿”，即卖针的小孩，到针师面前去卖针。尼众教团喜欢阿难博学多闻，被吐罗难陀譬喻为针师，大迦叶很不高兴，并责难阿难说：“这个大胆的女人敢骂我，是谁让她出家的。那不都是你？世尊本来不答应女人出家的，这个罪过不在于女人，应该归你才对。”由这则故事里，便可得知大迦叶确实是位不长于说法的人，并因此而对阿难产生了矛盾。还有一次，大迦叶过桥时，巧遇吐罗难陀，她故意用力将桥板的一端使劲一踏，使大迦叶失去平衡而跌入水中，所带的钵杖都被水冲走了。佛陀为此专门制定了“比丘和比丘尼不可同走一桥”的戒禁。大迦叶忠厚善良的性格里有一分孤傲，不仅尼众教团不喜欢他，亦常遭到师兄兄弟的蔑视，因此佛陀很同情他，有时故意分半座与他共坐，以示众弟子不可轻视他。

提婆达多亦是一位头陀行者，《四分律》卷五中记载，提婆达多以为：“如来常称说头陀少欲知是乐出离者，我今有五法，亦是头陀胜法，少欲知足乐出离者：尽形寿乞食、尽形寿著粪扫衣、尽形寿露坐、尽形寿不食酥盐、尽形寿不食鱼及肉。”头陀行值得称赞，提婆达多这五法说得更精严，所以能破僧而另立教团。只是这五法与佛法完全不同。这五法是绝对苦行主义，尽形

寿而毫无变通。佛陀是经历过苦行的，倡中道观，初转法轮时，即揭示了不苦不乐的中道行。这不是偏激的一边，而是有变通性、宽容性、多方适应性的；再者，中道的佛法，不重于事相的物欲方面，也不流于苦行。提婆达多五法重于精苦的戒行、定行，重在外在物欲的克制，而不修内心智证的净化，所以舍利弗对月子比丘的谈话，就针对于此而作了批评。

佛陀还派遣弟子到边远的地方去教化，说法第一的大弟子富楼那就到输卢那国，那里交通不便，文化还没有发达，民性非常暴戾。富楼那去后，在输卢那国建五百伽蓝，收五百弟子。论议第一的迦旃延，也被派往阿槃提国，弘化一方。这些边鄙地区发展的僧伽，由其弟子们直接领导，佛亦是很欣慰的。弟子们的个性、习惯、教理的理解、修持的偏重都直接影响着他们身后的比丘。

佛陀对个性、习惯、好乐等的不同，不但不以为意，而且很喜欢听其自然的发展。佛住世时如此，佛灭后，佛陀弟子间的关系，当然也是这样。然而，这一现象经过师徒之间的传承和长期的发展，慢慢地形成集团，产生了不同的派别。因为“同气相感，此合彼离”，这是常事，并不稀奇。学派思想的分化，虽说原因很多，学者的习性悬殊，亦为重要的原因之一。佛陀上座弟子们的志趣不同，于是各自独立，将其身边的徒众发展成为独特风格的学派，各为佛法弘扬而努力。

第二节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思想表达，或者彼此的思想交流，都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因此可以说：思想是没有说出来的语言，语言是已经吐露出来的

思想，亦可以说：思想是没有写出来的文字，文字是已经写出来的思想。古人所谓：“言以传道”、“文以载道”，亦显示语言文字的伟大功用。可惜的是，佛陀的言教，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而是靠弟子们口头传诵，得以弘化各方。

但是，语言有其区域性，在每一区域活动的人们，都各有其自己的语言。特别是印度，由于一般人们都严格遵守阶级制度，因为种族的繁多，语言文字的种类也就很多，据说古代印度社会的方言，有一百种以上。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应用何种语言说法弘化呢？有很多的学者认为，佛陀生在当时印度的北部边陲地区，在现在的尼泊尔境内。但是他一生游行弘化却多半是在当时的摩揭陀国。因而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就是摩揭陀国语，并认定摩揭陀语就是巴利语。亦有学者认为巴利语不是摩揭陀国语，而是印度西部的方言。不过，佛陀说法不是单纯的用一种语言，而是用各种不同的方言，以适应各个不同区域之民族性。虽然佛陀说法是用雅语的时候多，但从不强迫弟子们用同一语言。即使是雅利安族的比丘，请佛倡议在僧团中全用雅语，佛陀仍是“听随国俗言音学习佛说”。我们可以从下列律典里，了解佛陀对语言问题的态度。

《毗尼母经》卷四：

有二婆罗门比丘，一字乌嗟呵，二字散摩陀，往到佛所，白世尊言：“佛弟子中，有种种姓，种种国土人，种种郡县人，言音不同，语既不正，皆坏佛正义。唯愿世尊听我等依阇陀至（指梵文）持论，撰集佛经，次比文句，使言音辩了，义亦得显。”

佛告比丘：“吾佛法中，不以美言为是。但使义不失，

是吾意也。随诸众生，应与何音而得受悟，应为说之。”是故名为随国应作。

《四分律》卷五十二：

时有比丘字勇猛，婆罗门出家，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白世尊言：“大德，此诸比丘众姓出家，名字亦异，破佛经义。愿世尊听我等以世间好言论（梵文）修理佛经。”

佛言：“汝等痴人，此乃是毁损，以外道言论而欲杂糅佛经。”

佛言：“听随国俗言音所解，诵习佛经。”

《五分律》卷六：

时诸比丘种种国出家，诵读经偈，音句不正。诸居士便讥呵言：“言何比丘昼夜亲承，而不知男女黄门二根人语及多少语法？”

诸比丘闻，各各羞耻，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问诸比丘：“汝等实尔不？”

答言：“实尔，世尊！”

佛即遥责诸居士：“汝等痴人，如何讥呵异国诵经，音句不正。”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六：